

数智时代医科院校劳动教育的价值调适与实践重构 ——基于三方互惠决定论的视角

邱汉明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南宁

DOI: 10.62836/jer.v4n9.1441

摘要：数智时代对劳动形态的重塑，与新时代立德树人对劳动教育的更高要求，共同构成高校劳动教育变革的双重时代背景。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基础，引入社会认知理论的三方互惠决定论模型，系统分析了当前医科院校劳动教育在认知、内容、实践与师资四个维度的现实困境，并揭示其相互强化的负向循环。研究提出价值调适先行，实践重构跟进的转型逻辑。价值层面锚定以劳育人的立场，推动培养目标向创造性劳动能力与数字素养融合方向进阶，并以人机协同思维重塑学生的主体自觉。实践层面遵循问题导向，以课程思政贯通、双轨课程矩阵、具身化教学路径与双师协同机制分别回应四重困境。

关键词：数智时代；医科院校；劳动教育；三方互惠决定论

Value Adjustment and Practical Re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ipartite Mutual Benefit Determinism

Hanming Qiu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Abstract: The reshaping of labor form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coupled with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abor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in the new era, constitutes the dual historical contex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t labor view,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ipartite reciprocal determinism model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actical dilemmas of labor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our dimensions: cognition, content, practice, and teacher resources, and reveals their mutually reinforcing negative cycle. The study proposes a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value adjustment first, followed by practical reconstruction. At the value level, it anchors on the position of labor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goal towards the integration of creative labor ability and digital literacy, and reshapes students'

*基金项目：2025年度广西医科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数智时代下劳动教育的调适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25XJGY68）。

作者简介：邱汉明（1994-），男，汉族，广东梅州人，广西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with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thinking.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follows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ddressing the four dilemmas 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courses, a dual-track curriculum matrix, embodied teaching paths, and a dual-teacher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Key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bor education; tripartite mutual benefit determinism

1 引言

劳动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下的重要内容,其育人成效直接关系到劳动精神面貌与劳动技能水平[1]。对于医科院校而言,劳动教育还承担着培育未来卫生健康事业建设者的特殊使命,其劳动价值观的养成具有超越个体层面的社会意义[2]。目前劳动形态正在经历从体能驱动向智能驱动的历史性转换,劳动者能力结构的需求侧已发生变化。然而,供给侧的教育实践尚未完成同步转型。高校劳动教育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仍停留在传统框架中,与数智时代劳动形态的变革之间存在落差。同时,医学生学业负担重、培养周期长,劳动教育的育人空间被挤压;而新技术对部分劳动环节的替代,又使部分学生对劳动价值产生质疑。如何在“应变”与“坚守”之间寻求平衡便是本文核心展开的问题。

2 数智时代的劳动形态变革

2.1 劳动工具的变革

传统劳动工具的功能定位在于延伸人的体能,其演进脉络总体呈现为对“力”的替代与增强[3]。当智能工具开始介入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与决策辅助等认知性工作,这意味着程序性、规则性的认知劳动正逐步被机器接管。在此情形下,劳动者能力结构的重心发生位移,人类的价值不再体现于对既定规程的熟练执行,而转向创造力与判断力等智能技术尚未有效覆盖的领域。

2.2 劳动过程的变革

工业时代的劳动过程以标准化、流程化为原

则,劳动者在既定规程内完成规定操作。数智时代的劳动过程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劳动过程不再是固定程序,而更多表现为面对不确定情境时的判断、调适与创造[4]。这一变化对劳动教育提出了深层要求,教育目标的设定不能停留在“教会学生做什么”的操作层面,而须延伸至“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与创造”的能力层面。

2.3 劳动场域的变革

数智技术打破了劳动与物理空间的固有绑定。数字劳动与远程协作等新型劳动方式的兴起,使劳动者得以脱离固定的工作场所,依托数字平台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参与劳动过程[5]。场域的这种延展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了劳动的自由度与可能性边界,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劳动体验的去实体化。这一矛盾在以实践体验为基本特征的高校教育场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3 数智时代医科院校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

3.1 医科院校劳动教育的四重困境

3.1.1 学生对劳动的认知偏差与价值认同弱化

数智技术对部分劳动的替代,引发了学生对劳动的两个认知误区。一是狭义化,学生将劳动狭隘地理解为可被技术取代的重复性操作,未能认识到创造性劳动、服务性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的价值;二是虚无化,学生产生了机器将取代一切劳动,劳动即将消亡的片面认知。两种误区都会产生对劳动认同的弱化。就医科院校而言,学业压力与培养周期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实践在学生时间分配中更容

易被边缘化，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难以得到充分释放。当学生无法从价值层面认同劳动的意义时，任何形式的劳动教育都将失去内在驱动力。

3.1.2 课程内容体系难以契合时代发展需要

目前高校劳动教育的课程结构仍以传统劳动技能为核心，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内容融入不足。现实中跨界整合的课程体系远未成型[6]。医科院校的劳动教育课程还存在一个特殊问题，课程内容与卫生健康行业结合不紧密，与学生未来所从事的社会劳动之间存在脱节。劳动教育课程的滞后性将导致学生通过课程获得的劳动认知，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劳动教育的时代适应性举步维艰。

3.1.3 实践教学的知行分离与体验浅层化

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实践，它必须通过身体力行的劳动体验来实现育人目标。然而，当前高校劳动教育实践中，重操作轻理论与重理论轻实践两种倾向并存。前者将劳动教育降格为打扫卫生、校园维护等浅层次体力活动，缺乏理论引领和价值升华；后者则将劳动教育窄化为课堂讲授，脱离了其最具教育价值的实践维度。同时，实践场景的封闭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劳动教育局限于校园内的固定场域，与社会真实劳动情境相隔离，学生难以获得与未来职业世界对接的劳动体验。

3.1.4 教师数智教学能力的结构性短缺

数智时代劳动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既要有劳动教育的专业素养，又要有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然而，现实中多数劳动教育教师缺乏系统的智能技术培训，在虚拟仿真教学、智能工具运用、数据驱动学情分析等方面存在能力短板。劳动教育教学中教师力量的不足在数智时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因技术要求的提升而更加凸显，成为制约劳动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关键瓶颈。

3.2 三方互惠决定论下的困境分析

医科院校劳动教育的困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

互强化关联，通过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中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作为分析模型，分析个体认知、教育环境、行为实践三者间构成持续的双向互动关系，可以揭示四重困境的交互逻辑[7]。

在个体认知中，技术变革所塑造的社会叙事与网络空间的消费主义文化彼此交织，持续侵蚀着学生的劳动认知框架，导致劳动认同趋于弱化。认知层面的偏移导致学生不愿劳动、轻视劳动乃至逃避劳动，由此完成了从认知到行为的负向传导；课程内容的陈旧、实践场景的封闭与师资能力的不足相互叠加的教育环境，共同构成了一种滞后于数智时代要求的教育生态，难以向学生提供相适配的实践体验，加深了学生对劳动教育的疏离；知行分离的教育模式使学生与真实劳动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浅层化的劳动参与既不能为认知的修正提供经验基础，亦难以为教育环境的改善积累有效的实践依据。

三者间的传导关系形成了一个“低认知—弱环境—浅行为”的负向循环。为突破困境，须在认知、环境与行为同步施策，价值调适对应个体认知维度，实践重构对应教育环境与行为实践维度，价值调适与实践重构协同发力以推动整个系统转向正向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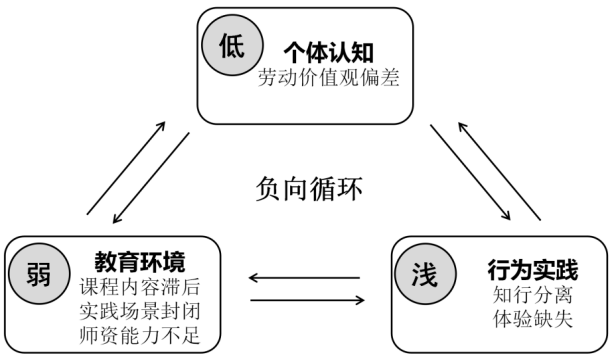


图1. 医科院校劳动教育困境的三方互惠分析框架

4 数智时代医科院校劳动教育的价值调适

4.1 坚守以劳育人的价值锚定

劳动教育的价值调适，首先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劳动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安

排,而是贯穿人类存在始终的本质活动,因此智能技术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无法取代劳动作为人类本质确证方式的地位,这对于纠正当前的认知误区具有直接意义。数智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锚定点应明确为从功利主义的“以劳谋生”走向人本主义的“以劳育人”。劳动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引导学生掌握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完善的人格。对于医科院校而言,学生所从事的本质上是一种以生命关怀为核心的社会服务性劳动,这种劳动的价值底色是责任感、仁爱之心、奉献精神,以上恰恰是技术手段无法赋予、只能通过劳动教育逐步涵养的。

4.2 推进数智融合的目标进阶

在价值锚定基础上,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须实现相应的进阶。数智时代的劳动需求从标准化、程序化的劳动正转向被智能系统接管,人类劳动的价值重心转向创造性与情感性的工作。由此,劳动教育的目标应从技能型的培养进阶为创造性的培养。与创造性劳动能力并行的是数字素养的培养。数字素养构成数智时代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的基础性能力,其核心内容包括数字工具的操作与应用能力,数据的获取与解读能力,数字信息的甄别与批判能力,以及基于数字技术的协作与创造能力。创造性劳动能力与数字素养是相互融通的有机整体。数字素养为创造性劳动提供工具基础和实现条件,创造性劳动能力则为数字技术应用赋予方向感和价值性。

4.3 重塑人机协同的主体自觉

数智时代劳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机协同的常态化,机器承担重复性和程序性的劳动任务,人类专注于创造性与情感性的工作[8]。主体性重塑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形成辩证的人机关系认知。学生需要认识到智能技术的工具属性,同时学生也须警惕技术依赖的风险。劳动教育则起到了建立学生主体自觉的作用。这包含理解智能技术的运行逻辑与应用边界;能够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作出权衡,坚守人的发展这一根本尺度;能熟练使用智能

工具,又能保持独立思考与自主判断的能力。

5 数智时代医科院校劳动教育的实践重构

5.1 贯通以劳动精神培育为核心的课程思政

纠正学生劳动认知偏差,将劳动价值观教育有机嵌入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从三方互惠决定论的视角看,实质是通过环境层面的价值引领隐性浸润于个体认知。医科院校的实验教学、实践环节与社会服务中天然蕴含着严谨规范、责任担当、服务奉献等劳动教育元素,教师应引导学生从自身的学习与实践中理解劳动的意义,使劳动价值观在具体的学习情境中内化为自觉的价值认同。在实践层面,应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社会调研等活动的劳动育人功能,使学生在服务他人的真实劳动中体验劳动创造价值的深刻含义。引导学生对劳动体验进行系统性的价值反思,实现从行动到理解再到崇尚的思想转变。

5.2 构建“传统劳动+数字劳动”双轨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与劳动形态的变革,需要构建“传统劳动+数字劳动”双轨课程体系。从三方互惠决定论的视角看,课程体系属于教育环境的核心内容,课程体系的设计需既保留传统劳动中的具身教育价值,又需及时吸纳数字劳动的创新内容,使劳动教育课程与劳动形态的变革保持同步。传统劳动教育价值在于专注力的培养、劳动品质的锤炼与对劳动成果的珍惜;数字劳动教育价值在于数字素养的养成与创造性劳动能力的培养。实施层面须把握三点,一是传统劳动内容不可偏废,手工制作与体力劳动其蕴含的具身教育价值是数字劳动难以替代的;二是数字劳动内容须以劳动创造价值为主线,将数字技能嵌入真实的劳动任务,避免纯技术训练;三是融合性项目应成为课程体系的关键枢纽,以真实的综合性劳动任务为牵引,促进传统技能与数字能力在学生身上的有机整合。

5.3 探索虚实融合的具身化教学路径

针对实践教学知行分离、体验浅层化的问题,

探索从虚拟感知到具身体验再到反思内化的三阶段教学路径。虚拟场景负责拓宽视野，真实场景负责深化体验，反思环节负责升华价值。医学院校在虚拟感知阶段可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让学生接触现实中难以进入或存在安全风险的劳动场景，拓展对劳动多样性的认知。这一阶段无法替代真实劳动中的身体感知，也无法复现劳动过程中的人际互动与情境应变。因此，具身体验阶段构成教学路径的核心环节。学生须在真实的社会服务与生产劳动场景中完成身体力行的实践，场景应尽可能对接真实的劳动情境，任务应具有适度的挑战性和连续性。反思内化阶段借助数字档案袋记录劳动过程与文字反思，由教师发挥价值引导作用，帮助学生从具体体验中提炼普遍性的价值认知，完成以劳育人的教育目的。

5.4 构建双师协同的师资发展模式

师资是教育环境中最具能动性的构成要素，教师能力结构的改善既提升教育环境的整体质量，又通过教师的价值引导直接影响学生的认知建构。数智素养维度要求教师发展三种能力，即智能工具的操作应用能力、数字资源的整合开发能力以及数据驱动的教学诊断能力。采取校内教师与行业导师功能互补的协同模式，校内教师承担劳动价值观引导、教学过程组织与学生发展指导等核心教育工作[9]。医学院校中医务工作者以导师身份参与实践教

学，提供劳动场景的一线指导与技术应用的实践示范。两种师资力量的协同，可以弥合“教育教学”与“技术实践”之间的鸿沟。

参考文献

- [1]何佑石,顾建军.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实践指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11):58-68.
- [2]刘永梅.人工智能赋能劳动教育的困囿与破局[J].教学与管理,2024,(33):35-39.DOI:10.26993/j.cnki.jxygl.2024.33.007.
- [3]刘伟兵.作为未来教育的劳动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6):62-71.
- [4]李文瑞.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意蕴·现实诉求·实践理路[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28):39-43.
- [5]张家军,吕寒雪.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变革:缘起、挑战与出路[J].中国教育学刊,2022,(6):35-42+79.
- [6]王惠颖.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三重转向与实施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1,(10):156-162+170.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1.10.019.
- [7]詹青龙.创造性智慧赋能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内涵与维度[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7):46-54+83.
- [8]唐烨伟,陆淑婉,赵一婷,等.跨界融合视域下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内涵、路径与模型构建[J].中国电化教育,2021,(5):49-56.
- [9]李丹.从“德智体美”到“德智体美劳”：加强高校劳动教育的逻辑审视[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3):56-62.

